

千古风流人物

纵横千年

化作雄鹰追逐理想

与传说的不朽神话

不畏血雨

与你沉浸这如歌岁月红尘之中

三月暮雪

◎著◎ DICE

# 帝歌

千古风流人物

【下】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三月暮雪  
◎著◎ DICE  
帝歌

下  
册

千古繁华梦

DIGI



# 第一篇 繁露成霜



霜

霜

这一晚，我夜半醒来，窗外斗转星移。

蛟绡垂流苏的帐外，燃着一盏粗烛。烛光摇曳，满屋子淡淡的红。

我好半晌回忆起，自己不是在卫尉府。从踏出永芳楼门，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依稀中，司鸿宸深如幽潭的双眸透着冷漠，怀里的虞纤纤笑得嫣然，玉葱般的手指划过他的脸……像是无数条针刺入心膜，我痛苦地呻吟，翻转了身。

一名朱衣婢女不知何时早已候在身侧，闻声弯下身。细柔的发辮，温和的笑意，烛光斜斜地映着她健康红润的脸。

我想起来了，女子叫小香，封家的丫鬟。

“你可醒了？我告诉少爷去。”小香兴高采烈地说道。她扶起我半坐在床上，倒了碗清茶给我，甩着细辮子跑出去。

封逸谦进屋时，我还在发呆。

他似乎匆匆起床，白色深衣，披散着头发，倒更显俊俏模样。他坐于一边的榻上，用手背拭我的额头。

“发了两天两夜的烧，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。到今夜总算退了，吓死我。”他含笑道。

我声音幽幽：“我说了什么胡话？”

“总听你说‘我要玉珠，我要回去’，玉珠即便在，你还能去哪儿？”

我的心又开始哭泣，表面上只是苦笑道：“玉珠在封叔那儿，拿不回来了。”

“别多想，先把身体养好。玉珠对你一定很重要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放心，这事急在我心里呢。”封逸谦温柔地说话，脸上却明显有倦意。

我并未问起司鸿宸，他也没提起。他又陪我说了会儿话，我佯装想睡，他才依依告别，临走还关照小香几句。

封逸谦一走，我问小香：“我在这儿，封叔有没有责难少爷？”

“老爷当然生气了。可少爷硬要把你留在这儿，你又人事不知，老爷只好退让。后来派人去卫尉府，听说那里始终没人，少爷更要把你留下了。”

我闭上眼，心里一片冰凉。

司鸿宸定是在永芳楼快活着呢。我病成这样，他可知道？

又或者他回家过，见我不在，等不住了又离开？此时我在封逸谦这边，如果让他知道，更会加深误会。他虽聪明，却不及封叔老练，封叔会随时调动身边可利用的，比如我，比如封逸谦，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来得清楚明白。

我必须离开这里。

辗转反侧了一夜，天还蒙蒙亮，我就挣扎着起床。整理完衣鬓，轻手轻脚就想离开，靠在床边的小香突然醒了。

她一见，不由得大惊失色道：“别走啊！你走了，少爷怪罪下来可怎么办？”

我只好反过来劝说她：“封叔要是知道我醒了，也会赶我走的。少爷不肯，势必引起他们一番争执，到头来连你都会牵连进去。还不如现在偷偷地走，啥事都不会发生。”

小香懵懂地听着，眨巴了眼睛，憨憨地点了点头。

“听你说得也在理，少爷要是光火，冲我便是。”小香爽快道，“以前在偃城，看你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我也不大理睬你。原来你也是心肠好的，说话也温和，看来是误会你了。”

我是有所变化吗？我有点恍惚，淡淡一笑，语调却黯然：“谢谢你了，我这就走。”

小香送我到驿馆门口，忍了忍还是没忍住，道：“少爷真心待你好。我就想不明白，那次你为什么要离开偃城呢？”

我愣了愣，只是微笑不作答。

回到卫尉府，大门虚掩着，里面寂静无人。

我呆呆地站在院子里，那条捆绑我的粗绳还在，廊下因连续几日无人清扫，地上积满了碎叶残花。想起这是我和司鸿宸精心筑成的爱的小巢，想起这里曾经的欢声笑语，一切，恍然若梦，我不禁一声哽咽。

司鸿宸总会想明白，给过他欢乐，给过他温柔的女子，不是楼婉茹，是一个叫韩宜笑的女子。不过是不同的名字罢了，而我是真实的存在着的，这一点，最重要。

心里纵是百般煎熬，我始终找借口安慰自己。稍顿心情，我开始收拾起院子，寂静的府里有沙沙的扫叶声。

大门终于开了，嘎子探头探脑地进来，神情怪异。

“嘎子。”我如见亲人，笑着叫了一声。

嘎子吓了一大跳，见是我，结巴着说道：“夫人，你……在家啊？大人令我过来取些衣服……”他发觉说漏嘴了，啪地打了自己一耳光。

我心酸极了，却努力挤出笑容，道：“你去告诉大人，我在家里等他。请他务必回家。”

嘎子为难了，“夫人，大人在永芳楼，小的不好说……”

“你就去吧，告诉大人，就这一次我求他。”

我说得酸涩，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。

嘎子见我这般，垂下头，恭谨地应道：“是。”

我怀揣着希望，在家里默默等了很长时间，才听到府门外再次有动静。

马蹄轻踏青石板，那声音遥远却又熟悉的，我照例迎过去，迎接自己的夫君。

司鸿宸下马。面无表情地经过我身边，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。我紧跟住他，到了房里，全身已是绵软无力，只有呼哧呼哧喘气。

“司鸿宸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

看他从衣橱里捧出叠得整齐的衣衫，一件一件扔在床上。我无措地站着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很想过去阻止他。

司鸿宸好像一只闭合的蚌，自始至终沉默着。他只是拿了自己换洗的衣服，用麻布裹住，很快在上面打上结。我害怕他就此离去，我追不上他，不禁颤声道：“我病了。”



他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，又冷得入心入骨：“要我同情你吗？”

我的眼泪下来了，试着去抚摸他的手，“好冷，我感觉不到这是夏天。为什么这样待我？除了隐瞒身份，我没做错什么。我把自己都交给你了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？”

他躲避似的抽掉手，眼里寒气逼人，道：“到底是 21 世纪的女人，开放、随意、滥交。我总算见识了，很羡慕你那个时代的男人们。”

他虽声音很低，但尖锐刺耳。我的眼前火星乱溅，咬牙去回击道：“那个时代的女子更懂得珍惜感情，平等交往、和睦相处，夫妻间是不容别人插足的！”

“哦，有这等好事？那你怎么不去选择别人，过那种所谓的平等生活？”他讥笑道。

我一时无语，他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提起包袱，大步流星地走出房门。我跟随着跟了几步，终于冲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忘记我们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了吗？司鸿宸，你好狠心！”

喊到最后，我再也立不住，颤抖着蜷缩在地上，痛哭出声。

窗外树影横斜，权枝纠结。

司鸿宸还是走了，只留下我一人。

烈日斜过粉墙，蝉声犹如乱麻交织在耳边。已满额冷汗的我微微苏醒了些，眼前无数的黑末子在迸溅。我感到了饥渴，嘴唇下意识地抿了抿，竟是又咸又苦。

有人在外面敲门，一下接着一下，极其小心的。

我任由敲门声继续下去，全身早就麻了，血液已经凝滞一般。敲门的人很有耐心，大有不开不罢休的趋势。我不情愿地艰涩地起来，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过去，门一开，整个人歪在门槛上。

敲门的是小香。

小香慌忙扶住我，急问：“卫尉大人难道不在家？”

“走了……都走了。”我酸楚地低语。

“果然被少爷猜到了。”小香自言自语一句，然后回头朝着不远处打招呼，“少爷！”

我转眸，银杏树下隐出封逸谦的身影。他似乎在那里等待多久，听到小



香的唤声，迫不及待地快步向我这边走来，一双清澈无尘的桃花双目，含着愤懑、委屈，还有多情。

我的胸口不安分地紧缩了一下，郁积在肺腑深处的隐痛泛滥，很想朝着他大哭一场。封逸谦近到身边，毫不犹豫地弯身抱起了我。我蜷在他的怀里，任凭他抱回里屋。

封逸谦将我抱到床上，才吁了口气，埋怨道：“你不该离开，一个人怎么办？我查出来了，敖卫尉在永芳楼。”

我无声地笑了笑，自嘲道：“人去楼空，金屋无人见泪痕，从此梨花满地不开门。”

“你这般样子，那人却弃你于不顾，真不是东西！”封逸谦怒骂一句，放低声音问，“要么我去找他，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包括我的身世。”

我摆手，阻止了他，“敖已经怀疑你的身份了，一旦跟封叔联手，早晚会知道这些。谁都帮不了，我跟他的事，其实和你们没多大关系。要是能解决就好，如果他真的弃我，我也只能认命了。”

封逸谦眉眼间现出惊愕的神情，却没有做声。我侧脸过去，望着窗外的风景，也是闭口不想谈。

小香按照封逸谦的吩咐，呆在卫尉府伺候我。我拒绝随封逸谦回驿馆，封叔在那里，而且我依然盼望司鸿宸能出现。

几天来，封逸谦显得忙碌，总是匆匆来匆匆去。封叔那边有大堆的事需要他去做，但是他还是抽空过来，满脸难掩的关切。

封家良药多，小香又伺候得精细，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元气，身上的鞭伤开始消退。每次抚摸伤痕，我总是感觉到无可名状的痛，仿佛一把火灼烤着，让我不愿再体会一次。

我怕司鸿宸，又渴望见到他。

那天小香出去还没回来，我独自待在房间，隐约听到府门外车马声人声喧哗。我心生疑惑，想出去看个究竟，刚走出院子几步，紧闭的府门开了。

外面涌进来一群壮汉，挑箱笼的、扛篋筥的，前后吆喝着直往里面走。我正想拦住，却听得府外那记黄莺般的笑声，迤地的绣裙如花瓣盛放，一双彩丝绣鞋轻盈迈过门槛。

虞纤纤婷婷袅袅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她的身边，是高大俊逸的司鸿宸。

两人并肩而立，像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。红霞烂漫暮照时分，郎才女貌，



人影婉转。

我万万没想到他俩会同时出现，不知是被霞光耀伤了，还是被眼前光景刺着了，我的眼前滢色交织，晃晃的一片。

“真不错。”虞纤纤环视周围，脸上红晕朵朵：“比起永芳楼，这里凉快多了。”

她的身上施了脂粉，一丝清风拂过，连我都闻到了花粉香。司鸿宸似熏醉了，嬉笑着搭上她的肩，说道：“你喜欢住哪间？随你挑。”

虞纤纤轻柔一笑，回答他：“我才不挑呢。你喜欢住哪儿，我随你去哪儿。”

“好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话，不过我喜欢听。”

他们完全视我为不存在，当着我的面调起情来。司鸿宸伸手去拉虞纤纤的手，纵声笑起来，一把扯起虞纤纤就跑。

“让他们把你的东西暂时放到前院去。走，先去我的房间。”

虞纤纤被他扯着，衣袂缭乱。她发出一片娇声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像个诡计得逞得意之极的狐狸。

我已经气息凌乱，站在原地颤抖。

“夫人。”我闻声回头，嘎子站在后面。他的手里也提着一个篋筥，满脸同情地看着我。

我的脸色一定很吓人，嘎子稍显尴尬，勉强解释道：“纤纤姑娘要搬来这里住……好像也是大人的意思。”

“就是说，我要离开这里，对吗？”我勉力支持着，苦笑道。

“不是不是！”嘎子连忙否定，“大人并没有这么说。他的意思是，你搬去后院……”

我明白了，司鸿宸连当面说话都不愿，他是让嘎子传话，他已经不需要我了。

想当初在安洲城，他安逸于小洋楼里的二人世界，连虞琪都休想再踏进一步。卫尉府里照样幽静少人，他选择了虞纤纤，只留一个小小的角落给我。

我是该恨他？还是该感谢他？

我那么恨，恨薄情寡义的司鸿宸。可是又不得不原谅他，他原本就是一个纯粹的人。或许这样做他还是对我有所顾念的，而我依然需要靠他，哪怕变得穷途末路。

韩宜笑，还得死皮赖脸地过下去。

夜色已沉，卫尉府陷入朦胧。后院的小屋内，只有残烛晃动。

我吹熄了烛光，独自游走在长廊。长廊曲折绵延，一直通向司鸿宸的房间，不，曾经我与他的房间。

那里有虞纤纤轻灵婉转的歌声，歌声引得花木疏影霏霏，连月亮都安静地贴在天空。我望着那里发出来的灯光，心里一阵冷，一阵热，迷迷糊糊仿佛丢了魂。

嘎子提着灯笼，在院门那头朝我招手。我无声地走过去，嘎子指了指府门示意，又迅速消融在长廊尽头。

我按着嘎子的手势，悄然走到府门口，小香焦急地等在那儿。

“少爷让我带口信，明日待卫尉大人出门，请你务必去会他。他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一定会喜欢。”

小香轻声说了个见面的地方，紧张地望了望府里的动静，生怕让人发现，便慌里慌张地跑了。

我望着小香的背影，细辫子在夜色跳跃，像个快乐的小精灵。

莫名的，我暂时忘却了心中的忧伤，暗自思忖着：“看小香这般慎重，封逸谦一定有个好去处。他是全身心替我着想的，会去哪儿呢？”

白日。

连绵青山飘浮几缕云烟，万里晴空分外辽阔。烟横水际，岸边有翠鸟扑腾着翅膀，伴随辘辘马车一啼一声地叫着。

此时，封逸谦的马车载着我，再次行驶在玉带河边。

“你现在知道，我要带你去哪儿了？”

封逸谦在前面扬鞭，声音就像春日柳丝轻飏，温煦却又遥远。

我明白他话里所指，心头有隐隐的喜悦和祈盼，忍不住道：“晏老头还在吗？前些天你忙忙碌碌的，是不是先来过这里？”

封逸谦笑而不语。

晏老头儿子家的院子，依然破旧不堪。那棵高大的槐树上缀满了紫花，啾啾鸣叫的燕子飘忽不定地上下翻飞，惊落紫花片片。晏老头的小屋里还是那叮叮咚咚的敲击声，细细体味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轻快，倒似有几分沉重。

这个院子，只有他和儿子两个人。那个贤惠的女人永远离开了，把家里所有的快乐都带走了。



晏老头儿子端着陶罐进来，往陶碗上倒了热茶，分别放在我和封逸谦面前。我站起来表示谢意，见他一脸肃然，心中愧疚又上来，不由叫了声“大哥”。

“没事，你们坐。我爹很快出来。”晏老头儿子憨厚地说道，闷着头出了屋。不多时院子里传来沉沉的劈柴声。

我和封逸谦对望，都不约而同保持缄默。我端起茶碗想喝水，发现碗沿积了一层厚厚的污垢，便犹豫了一下。

旁边的封逸谦也发现了，轻问：“我去洗洗干净。或者，我们不喝？”

我缓缓低下头，将碗里的茶水一饮而尽。封逸谦见状，也照样喝完了。

小屋里叮叮咚咚的敲击声终于停了。隔了一会儿，晏老头掀帘子进来，很小心地将小布包放在桌上，摊开。

“封小爷催了几次，我自然不会怠慢，终于赶做了三枚。”晏老头微笑道。

他粗粝的手指下，是那三枚玉珠，晶莹剔透，艳润如血。彼此轻轻相碰，叮的一声微响。

这不是我的玉珠吗？

我的心被什么敲得激跳，缓缓掂起玉珠，目光一瞬不瞬地凝视着，午后正烈的日光折射玉珠的光芒，耀目绚烂。我一记歉疚，颤声道：“太好了……谢谢。”

“姑娘别说客气话。”晏老头笑答，“这也是我曾经答应你的，后来发生很多事，就搁下了。要谢就谢封小爷，他几次三番求我，我还记得姑娘描述的玉珠模样，就答应了他。”

我怔怔地说，“谢谢。”不知道是再谢晏老头，还是封逸谦，心潮澎湃激荡，竟流下了眼泪。

封逸谦见状，轻轻抚上我的肩，故作轻松道：“事情总算圆满了，我也开心。宜笑，你心愿了结，回去好好保存着，不用再多思多愁了。”

我俩同时拜谢晏老头，肩并肩出了院子。晏老头的儿子送我们出村，目送马车启动，小路弯弯上了黄土道，他还站在原地朝我们招手。

我忍不住一阵悲凉，含泪对封逸谦说：“拜托你一件事，帮忙给晏老头儿子找个媳妇吧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封逸谦在前面应道。

“小香是个好姑娘，最好想办法解了她的奴籍，还她自由身。我看他俩很配对，或许我们能帮他们促成一件好事，毕竟我们欠晏老头太多。”

这或许是我在这个世界最后一件未了的事。至于别的，不想牵念，也不愿牵念。

封逸谦看不到我脸上的表情，还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太好了！下次我安排他们见面，小香要是中意，我立马办他们的事。如果促成这件好事，那我俩就是……”他一时难以形容。

我抬眼望天，接口道：“我俩就是月老。”

“月老是什么？”

“月老就是司婚之神。锦囊系红绳，无论贫贱悬隔，天涯异域，人间姻缘凭月老一线牵成。”

封逸谦默然良久，才由衷地叹道：“宜笑，你知道的比我多。我俩是月老，真好，真好。”

我仍是悲哀着，强作若无其事地，替小香，替晏老头儿子描绘他们的未来。

“等他们有了孩子，一定要姓司鸿……阿谦，一定帮他们有姓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马车辘轳声响彻黄土大道，我昏昏沉沉地眯起眼，最后竟睡了过去。等醒转过来，看见马车转过宫城御道，驶向卫尉府方向。封逸谦默默端视前方，又缓缓转过头来，眉宇间微拢，表情复杂万分。

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说道：“你就在这儿停了，我走回去。”

他停了车，不安地望了望天，“宜笑，太阳落山了，敖卫尉可能在家。”

“不要紧，他不会在意的。”

我将布包藏进怀中，不用封逸谦搀扶，兀自下了马车。抬起头想向他道谢，发现他默默地看着我，眼底里有一丝哀凉。我仿若不见，低着头往前走。

“宜笑。”他在后面轻声唤道。

我不敢回头，狠下心说道：“你帮了我很大的忙，光说声感谢的话是不够的。可是我只能这样，请你谅解。也许……以后不能再见面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宜笑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？”他颤抖了声音。

我剧烈地摇头，泪水不知不觉再次夺眶而出，“你我本来就是不相同的，不见面会更好。”

“月老的红绳为什么不牵住你我？”他愤慨地说道，“你不是刚刚说过，无论贫贱悬隔，天涯异域，人间姻缘凭月老一线牵成？月老在哪儿？你骗我！”



“月老牵住了我跟敖！”我也提高声音，想就此浇灭了他的幻想。

“可这根红绳已经断了！”他不甘心地大喊。

我不禁转过身去。封逸谦长发在风中飞扬，眼里被水意淹没，俊俏的脸上不断地抽搐着——他也快哭了。

那一刻，有血流汨汨的幻觉。我无法坚持自己，惨然笑着说：“后天，后天你就去太庙一带找我，我会告诉你究竟为什么？”

后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会选择在这一天离开。到时候，我会当着封逸谦的面消失。一切的一切已成定局，他也会死了这条心。

玉珠在我手里，我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。

暑残秋更热，我刚踏进卫尉府大门，后颈便隐隐有了汗意。恰好是晚饭时辰，从厨房那里飘来缕缕稻米香，我的饥饿感更加强烈，不得不一只手按住胃部，低着头，沿曲折的长廊径直往后院去。

才走了一段路，堂下缓缓步出一个人，在前面拦截了我的去路。

司鸿宸斜斜地瞥着我，动作优雅而自若。乌色眸子隐隐闪现幽光，让我有了种被寒刀剖开的错觉。

“听说你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跟谁一起去的？”他蹙起眉端，问得低沉。

我下意识摸了一下衣襟，也冷声回答他：“我去哪儿，似乎没必要告诉你。”

他微微一愣，随即不在意地扬了扬眉，唇角勾起那种若有若无的一缕笑。

“那是当然，你的行踪不在我的关心之内。不过你既然住在这里，就要听从我的吩咐。我是这里的主人，不是么？”

我的内心一阵痛意，手骤然抽紧，不断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在这个男人面前失态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这里的主人。这个时候正是我从厨房出来，将精心做好的佳肴美饌，端陈在他的面前。清醴盈金觞，欢声笑语起，他的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满足。

那个令人陶醉的美好日子，再也不会出现了！

“你说得对。”我苦涩地回答。

司鸿宸满意地点点头，随手摘了一片树叶下来，在指间把玩着，“纤纤想吃玉米馒头，厨房佣人做不好，你就给她做几个。”

闻言，如同当头淋了一桶雪水，纵是牙齿咬住唇，我依然浑身颤抖，“要我做给她？我不干！”

“你——”

他吃惊地瞪眼，扔了叶片，用近乎不可抗拒的口吻道：“快去！”

“我不会去的！”我突然大声地叫了一声，不争气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，随我激烈的说话声飞溅。

“你又开始想强硬了？”他威胁道。

“司鸿宸，你听好了，我是韩宜笑，我本来就是这样！”我冲着他几乎嘶吼着，“我韩宜笑不是什么佣人，我只自己喜欢的人做饭做菜！你放弃了我，拉倒！但是不许侮辱我！你们只管赶我走好了，回你的虞纤纤身边去！我不稀罕！”

我已经顾不得他说些什么，再也按捺不住转身就走。跌跌撞撞地走到后院，里面一片昏黄，没有一丝温暖，看不到光明。

就让一切过去吧，还是走了的好。

我扶着墙不能自抑，心里一阵一阵的酸楚，到了最后哭成了泪人。

我将自己关在屋子里，足不出户，静静地等着生日那天的来临。

听不到前院的动静，我不再揣摩司鸿宸的想法，虞纤纤在做什么与我无关。司鸿宸的话将我仅存的温柔一丝不留地抽空了，我的眼前干涸如沙漠。

嘎子将饭菜放在门口，朝里面喊：“夫人，不吃可不行，你就吃点儿吧。”

我在里面环抱住自己，似乎已麻木，感觉不到饿。

司鸿宸很恼怒，他定是以为我用绝食来反抗他。这样反而起更坏的效果，我听见他在怒斥嘎子，“她要逞强，请便。我平生最看不惯这个！”

后来连嘎子也不再劝我了。

生日来临的这天，我将自己梳洗干净，开了屋门。

太阳的熹微从东边斜过院墙，给这个冷清的角落涂上了点暖色。我站在树下仰望天空，仿佛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自己即将获得重生。虽然感觉头晕目眩，我还是微微笑了。

近处，厨房里做饭的佣人正抱起一大捆木柴，我缓步走过去，把佣人吓了一跳。

“夫人……您出来了？”

我平静地说道：“我想出去走走。”

“大人和纤纤姑娘……还没起来呢。”佣人解释着，又生怕多嘴，问道，“夫



人要不要填点东西再走。”

“给我做碗面，加个鸡蛋吧。”我开始怔忡，酸溜溜的感觉又上来了。

当我从厨房出来，卫尉府里依然沉静，前院的人还沉浸在悠长的好梦之中。我只是下意识地流连了一遍院中的景致，一草一木都在我心腹之间引起抽紧的疼痛。

接着，我悄悄离开了卫尉府。

半路上讨了辆马车，指明去太庙。车夫自不怠慢，扬鞭驱车，一路风尘往太庙方向赶。

当我出现在通往太庙的黄土大道时，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，从东边山塬跳跃而出。整个皇城望去如披上一道霞帔，映得满眼金光。我被这壮观景色迷惑，下车边走边观望。眼前树木郁葱，异花满地，整个太庙在绿海中时隐时现，就如海外仙境一般。

方砖铺就的小道宁静深长，耳畔鸟声鸣唱，安逸而祥和。我颓丧地想，就算如此美妙的风景，也不过是海市蜃楼，战争的浓云即将弥漫皇城上空，这里也是逃不掉的吧。

我的心，不再有殷殷的愿望。离开，还有什么不好的呢？

而梁汉王朝的结局，谁会猜得到是喜还是悲？

我去意已定，脑子里却时而幽怨时而清朗，走着走着，看见太庙的大门了。因为这几天不是皇家烧香祭神日，太庙的门关得紧紧的，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失神地望了望，仿佛看见懿妃含笑走来，杂着金丝的宫裙，象牙红鸾鸟步摇在阳光下闪耀，整个人看起来风情万种。

别了，懿妃娘娘。

我好不容易收拾起伤感，退到附近的水池畔，倚在雕石栏杆旁等封逸谦。

封逸谦的身影出现在绿的深处，他东张西望着，嘴里不停地喊我的名字。那样飞花如漫雪的浸润下，他的白色衣袍缥缈欲飞。我看着他，听着他的呼唤声，胸腹被掏空般的难受。

答应过什么？

先告诉他我是谁，然后，当着他的面消失？这样的少年，或许永远不会懂，又或许我离开后，他就会恨极了我。

就像我恨司鸿宸。

“这样难免太心狠了，我不能这样。阿谦，谢谢你给予我的一切……”



有怅然的声音从我心湖流淌，我第一次替别人着想，不愿也不想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少年。只不过稍微的踌躇，我从怀里掏出那三枚玉珠，掂起一枚，缓缓张开了嘴。

当封逸谦的身影出现在水池边时，我已经咽下了玉珠，目光悲哀地望着他。恍然间，我几乎感觉到自己已经融化成烟，升腾成雾，正飘飘缕缕向高处飞去……

他看不到我，一定看不到我了。我默念着，祷告着。

可上天并没有听到我的祷告，封逸谦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好像长吁一口气道：“叫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。”

我怔住了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手里的另外两枚玉珠。玉珠莹润如旧，它们本自出于同一个人啊！老天爷为什么没有赋予它们生命？

一颗心倏然下坠，坠入深不见底的恐惧之中。我踉跄地后退了一步，整个人混沌混沌不似自己，最后瘫坐在地。

封逸谦快步来到我面前，扶住我，疑惑万分，“宜笑，你怎么啦？”

我颤巍巍的手摊开，双唇抽搐着，眼泪大滴大滴地流了下来。哽咽了片刻，才抖出声音，“怎么是这样？我怎么还在这儿……”

“还有一枚呢？”封逸谦感到异样，急问，“宜笑，你把它怎样了？是不是吞进肚子里去了？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终于缓过神来，不禁扑进他的怀里号啕大哭。

全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！

没有任何事实证明，晏老头就是司鸿家的祖先。他只是名玉匠，帮我做了一模一样的玉珠而已啊！我光顾着要离开，丝毫没有怀疑玉珠究竟有无起效，想法何其简单！

我哭得神智混乱，嘴里细细碎碎地念着。来时本是满怀苍凉，这次又深受重创，新一轮的痛苦彻底淹没了我的身心。

“谁都不肯保全我，连玉珠都欺负我……我傻，我活该，我倒霉……今生今世我不想再见到他，我要真的玉珠，真的……假的我不要，不要……”

封逸谦抱紧我的肩，仿佛哄着幼童一般哄着我，“宜笑别哭，是我不好，总惹你失望。我一定会把你想要的玉珠夺回来，你相信我。”

我哭着摇头，泪水濡湿了他胸前的衣襟。封逸谦见我这般痛苦，也颤了声音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，把玉珠全吞了，不等于是我害死你吗？你让我上

